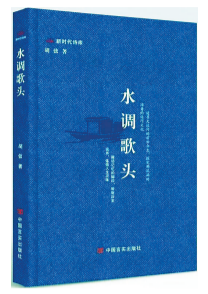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# 《水调歌头》

胡弦 著  
中国言实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



该书由二十余首与河流特别是运河有关的小诗流组成。河流并非写作的“着力点”，隐现在河流中的纷繁故事与隐秘人事构成了诗歌绵密的肌理——数千年的交通史、农耕史、文化史，随着物象的打开、典故的演义，复活在现代汉语的律动中；时代的滔天巨浪与个体命运的细小浪花，随着一场行迹的变迁、一次记忆的寻访，重新由时间之海翻卷回语言之岸。在散珠碎玉般的诗句中，既有作者对自我的内在凝视，又有对人的生存的探究，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关注。

### 《塞罕坝的孩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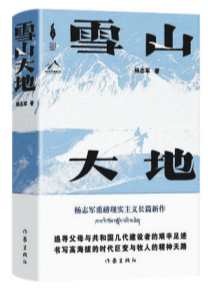
张秀超 隋明照 著  
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



自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建立以来，一代代塞罕坝人牢记使命、艰苦创业，铸就了塞罕坝从荒原变为林海的绿色奇迹。生长在河北塞罕坝的作家张秀超和女儿隋明照，通过打捞童年时代在坝上的所见所感，以散文的形式、儿童的视角，为少儿读者书写了关于塞罕坝的过往与当下。该书从栽树的日常生活、坝上的别样童年、丰富的自然景观、今天的美好生活等多角度展开，在动人讲述中传递塞罕坝精神，以真实细节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生动范例。

### 《雪山大地》

杨志军 著  
作家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



继《藏獒》之后，作者将目光重新落在青藏高原，深情回望父母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，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民的精神品质。小说不仅讲述了牧民几十年来在物质生活上的跨越式改善，更展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，以及根植于雪山大地的深厚与大爱。作者诗性的语言形成独具个性的叙事风格，既真实呈现了草原生活的严酷，又洋溢着盎然诗意。

### 《散文中的心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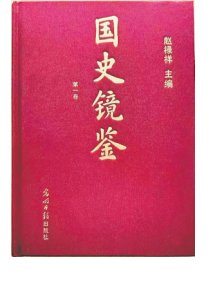
谢有顺 著  
海峡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出版



该书分为“散文的写法”“散文的神态”“艺术实现的方式”“记忆书写的伦理”“散文背后的人”“话语的精神基座”六章，从对散文作家作品的专题论说出发，梳理散文的理论体系与思潮脉络。作者从追问永恒价值和人类整体命运等大问题开始，呼吁散文创作与研究摆脱规范、挑战典范，重新想象人的生命世界。作者运用精神追问的方法，在鲜明的文体意识之上，独出机杼地阐释散文文体的精微和妙处，准确解析散文作品的丰富和复杂，为散文寻求一种文体的常道。

### 《国史镜鉴》

赵禄祥 主编  
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



该书共六卷，十三篇，总计430万字，详细记述了上世纪以来，下迄清朝灭亡的历史。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，针对重要历史人物在治国、安民、强军、执法、治学、修身等方面的典型事例，详细客观评述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于事，高屋建瓴，立意深远，是一部涉猎广泛、综合性强且有思想穿透力的史鉴专著。

## 成为“不驯服”的读者

张莉

命运和女性生活的理解，而如何以女性视角去解读、去观看这些作品，如何确立女性观看者的主体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。

同情地理解，并不是代入角色。很多人看小说，喜欢代入角色。有人喜欢代入主角，而有人代入配角或者剧中不知名的小角色。以女性视角同情地理解人物处境，并不意味着完全代入女主角。读这些作品时，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，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，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，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，以及那些弱势的人。一如那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《阁楼上的疯女人》。大家看《简·爱》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，而在这篇文章里，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“疯女人”，是站在“疯女人”立场作的解读。由此，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们理解女性处境、理解《简·爱》的新角度。这是我深为认同的立场。

本书强调的女性视角，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，这是一种价值的表达。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《推拿》不是女主人公电影，但我依然将它放进此书去解读。姜文导演的影片深具社会性别意识。《推拿》里，他站在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，我以为，那正是一种“女性视角”的传达。

认出受害者身份，站在弱势立场理解，并不意味着用受害者思维看问

题。《中年妇女恋爱史》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恋爱中不断受伤和不断被辜负的经历，但小说家并没有将女主角茉莉视为受害者。在书中，我分析了这位女性的爱情观——在这位中年女性眼里，爱情只是一种人际关系，爱情的失去，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完结。站在女性视角，而不是将她当作爱情中的受害者看，会感受到这位中年女性的冷静和清醒，即使被年轻男人欺骗后，她也不是哭嚎和咒骂，而是认识到自己的轻信。这样的人生态度，正是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发现，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。

“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上去。”这是布罗茨基在《悲伤与理智》中的话，我深以为然。在书中你会看到，《立春》里王彩玲如何在对一个女人不友好的环境里逐渐变得强大。在我看来，王彩玲跳出了受害者思维去看自己的际遇，从而摆脱了自己的处境。当我们跳出了单向度思维，才能更好地获得成长和力量。

成为“不驯服”的读者，确认作为读者的主体性。好故事或者好电影，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入口和路径，也可能卷起我们的情感，控制我们的理解方式和视角。尤其是面对经典作品时，前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，我们是否敢于打破那些固化的想象？

想到几年前在研究生课上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《萧萧》的经历。在乡村的语境里，城里的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。在老祖父那里，女学生“事事都稀奇古怪，和庄稼人不同，有的简直还可说岂有此理”。祖父的讲述让村民们哄笑，可听故事的少女却不这么认为，甚至听到祖父笑谈后，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，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，她是不是会照祖父说的女学生的样子去做那些事情？

这一场景让我念念不忘。《萧萧》中，是谁在讲女学生的故事？一位是老祖父，一位是“花狗”。老祖父把女学生作为笑谈，“花狗”则以此博得萧萧的好感。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，女学生形象被扭曲、变形、妖魔化，但作为听众的萧萧，却没有被迷惑，她没有汲取他们希冀她汲取的，相反，她幻想的却是自己有一天像女学生一样坐在汽车里，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，像女学生一样去“自由”……即使懵懂无知，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，从那个百孔千疮的故事里获得启示和滋养。所以，在被诱惑怀孕后，她想到的是要逃跑，去做女学生，过另一种生活。没有离开村庄是萧萧的运气不好，而想离开却是她主体性的表达。萧萧的可爱在于，在一个扭曲的故事里，她选择的

## 呈现民俗文化中的美与智慧

读《吉祥谱》有感

陈亮

“吉者，福善之事；祥者，嘉庆之征。”古人充满智慧地将祈福愿望表现为传统吉祥图案，隐藏在年画、瓷器、玉器、木雕、砖雕、刺绣上，融入日常生活。这些传统吉祥图案起源于周商，发展于唐宋，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，形成了“有图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”的文化现象。由文化学者李宏震、徐洁佳撰写的《吉祥谱》（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），梳理了传统吉祥图案的产生背景、应用场景和使用习惯等，诠释其背后的寓意和内涵，呈现古人的思想观念和艺术审美。

作者甄选了100幅民国时期刊出的明清传统吉祥图案，按照寓意进行分类，分为福（32幅）、禄（32幅）、寿（18幅）、喜（18幅）四部分，并给每幅吉祥图案配上切合题意的诗文和解读，从新的角度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、欣赏古人的诗词内涵和生活美学造诣。

“福”是中国古老、吉祥的文字。在“福”这一部分，第一个图案说到仙壶集庆。仙壶也叫方壶、蓬壶，方壶形花瓶里插有松枝、梅花和水仙，花瓶周围衬以灵芝与萝卜，其中萝卜是点睛之笔。萝卜古名“莱菔”，正好音同“来福”。古人用这些吉祥之物，为冬季增添生机，恭贺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。作者列举了宋代诗人陆佃的诗句“手持宸翰春罗扇，身入仙壶昼景舒”来说明图案的吉祥之意。

万事如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祝福语。宋代杨无咎在《迎春乐》中这样说：“看明年，事事都如意。迎福祿，俱来至。”通常古人会用一盆万年青、两三株灵芝表示万事如意之意。古人认为万年青象征着万年长青，同时取“万”字代表万事之意，灵芝外形和如意相似，所以灵芝又带有如意之意。

除了人们比较熟悉的图案，作者还提到一些不常见但很有趣的吉祥图案。比如弯弯顺，其谐音是万万顺，画面中两只大虾弯曲相对，寓意能屈能伸，万事顺心。作者以诗人杜甫的诗句“洗眼看轻薄，虚怀任屈伸”，来体现文人如虾一样能屈能伸的精神。文人雅士爱画虾，有时也是取“玉珑戏水，节节高，弯弯顺”的寓意，希望事事顺心。

“禄”有双重含义，一指福气，二指官位财运，多以后者为重。代表“禄”的图案通常离不开官场，如平升三级，花瓶内插有三支戟，花瓶旁另有一支笔。“瓶”字音同“平”，“叁”字音同“升”，“戟”字谐音“级”，三支戟代表“三级”，由此构成平升三级，寓意官运亨通，仕途顺遂。这种图案常见于瓷器、木雕等。

清朝李渔在《笠翁对韵》中写道：“三元及第才千顷，一品当朝禄万钟。”一品



当朝”以绘画来表达，是一只仙鹤立于湖水拍岸的岩石上，头朝向太阳，意指官居一品、位高权重。因仙鹤自古被称为品性高洁的“一品鸟”，明清的一品文官服补子上绣的就是仙鹤，“潮”同“朝”，仙鹤的头朝向太阳意指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显赫地位。

古时文人主要的升官途径就是参加科考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第一名分别叫解元、会元、状元。考第一名是每位考生的极致梦想，所以“连中三元”也就成了对读书人最好的祝福，古人选择荔枝、桂圆和核桃作为对应的吉祥图案。

长寿是世人的梦想，所以古人关于长寿的祝福词和吉祥图案很多。常见的长寿代表物有龟鹤、松柏、奇石、南天竹、长生果（花生）等。

古人在祝寿寿辰时，多以“海屋添筹”为祝颂词，典故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东坡志林》：“海水变成桑田时，吾辄下一筹，迨来吾筹已满十间屋。”传说蓬莱仙岛上有三位仙人比谁更长寿，其中一位仙人说，为了记住自己的年龄，每次看到沧海变为桑田，就会添加一个筹码，如今用来堆放筹码的屋子已经有十间了。

后来由这个典故又衍生出另外一个版本：“海中有一楼，内贮世间每人寿命，用筹插在瓶中，如令仙鹤衔一筹入瓶中，可增添百年寿命。”因此，海屋添筹图案中仙气缭绕的殿宇和衔着筹码的仙鹤必不可少。

群仙祝寿的传统吉祥图案，则是一方寿石旁围绕着几株水仙和南天竹，以水仙代指群仙，以“竹”谐音“祝”，加上寿石的“寿”，一起构成热闹喜庆、福寿安康的画面。

“喜”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，表示人听到鼓声而高兴，本义为欢喜、快乐，用作动词则表示喜爱、爱好。“喜”是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，吉祥图案更为丰富。

龙凤呈祥图案，本意象征天下太平、喜庆祥瑞，民间则多用于对新婚夫妇的祝福。龙凤呈祥来源于《列仙全传》中记载的“萧史弄玉”的民间传说，象征婚姻幸福美满，夫妇琴瑟和鸣。

欧阳修在《和较艺将毕》中写道：“拂面蜘蛛占喜事，入帘蝴蝶报家人。”传统吉祥图案中以一只硕大的蜘蛛从网中垂丝而下意指“喜从天降”，是因为古人将蜘蛛称为“喜蛛”或“喜母”，是吉祥的征兆。此外，还有麒麟送子、早生贵子、夫妻富贵、同偕到老等图案，无不体现出喜庆氛围和吉祥之意。

时至今日，许多传统吉祥图案依然活跃在生活中，成为我们不可割舍的文化基因。历史岁月的传承，融入血脉的记忆，会让我们重拾它们背后的故事，传递亘古不变的心愿。

## 在生活中发掘诗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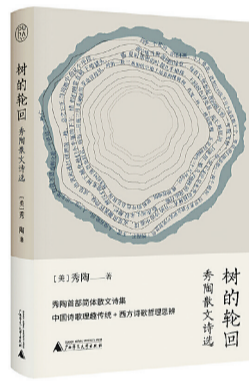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秀陶《树的轮回》

刘育敏

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文体，兼具散文与诗的文体特点。散文诗没有诗歌外在形式的羁绊，却依旧能寄托自由的诗思，和谐的音韵中自有一种诗美。散文诗不拘题材、不拘写法，但神韵不拘散文、诗歌。《树的轮回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），汇集了诗人秀陶代手散文诗81首，分为“关于笑”“手”“一杯热茶的工夫”“禅”以及四个漂亮的锅贴”和“遨游”五卷。书中既有对现实的关切，也有先锋的语言实验、形而上的哲思、日常生活的情趣，融汇了中国诗歌理趣传统和西方诗歌哲理思辨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品对时间的关注，文字间充满生死较量张力。

生命是一个抽象的词语，背后的所指滑向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。时间赋予了生命血肉之躯，生命所面对的是永远处于流逝状态下的、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时间。

这种对时间不可逆的在意，在作者的笔下化为对自然界的敬畏，形成了他独特的生死观。散文诗《树的轮回》中，作者看到窗外榭树的绿意，不由想起人类的“年轮飞转”。街边的枫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四季，在时光流逝中依次展露嫩黄、碧绿、绯红……相比之下，作者慨叹：“要是我们能多那么一两个轮



回，这世界不就会更智慧些？”但很快，他便回归“吾生也有涯”的现实境中：“人没有轮回。人只是一出生便孜孜不息地孵化着一个终结——死亡。”作者对人类向死而生的命运走向有着清醒的认知，透露出他在直面死亡命题时的豁达和坚韧。

作者对时间有着敏锐感知。“一直到明天或后天我才能得知今天（这个早上）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。”（《报纸》）作者在今天早上拿起一份报纸，只能看到昨天或前天发生的事。无论借助何种媒介，我们对于已发生事件的认知都是滞后的，这种对时差荒谬感发现，对在场的不可可能的感悟，使作者的散文诗散发出哲学的光彩。作为诗人，秀陶对语言中留下的时间的影子有着细腻的感情。在他看来，“一杯热茶的工夫”是所有丈

## 流光卷不去 记忆还复来

——读萧耳随笔集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

郭婉云

作家陈丹燕说，流光容易把人抛，但杭州不会。素有“人间天堂”之美誉的杭州山水清秀，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寻幽探胜。那些清新、畅达与充满激情的文字，不仅描绘了杭州的湖光山色，也打捞起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事记忆。

白居易在《西湖别业》中写道：“处处回头尽堪恋，就中难别是湖边。”在萧耳随笔集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）中，作者把历史与文化名城杭州当作舞台，以西湖周遭的山水草木、寺庙庭院等道具，将历代文人墨客、帝王将相、官吏富贵、才子佳人、僧道隐士一一请上舞台，上演一幕幕鲜活生动的戏剧。由此，西湖山水舞动起来，摇曳多姿。借助作者婉约细腻的文字，透过自然之境掩映下的人、事、物，读者便可游走于杭州各处，在蜿蜒的北山

路、寒梅待放的孤山、宁静的白堤、灵隐深处的韬光寺，引出如烟的前尘往事，为千年古城杭州描绘出一幅独具精神气质的人文画像。

寻常巷陌中的每一片青砖和墙隙里，都藏着城市的记忆。有美人，有处士，有帝王，有太守，有侠客，有法师，有仙魔，有万贯的豪者，有一声的清寒……所有这些，都在这座城池的年轮里。

梅妻鹤子的林逋，超脱尘世，不以物喜，融于自然，归于田园，了无世俗杂念；如断鸿零雁般孤独的苏曼殊，最终归葬西湖孤山，了却了他万千情结；世家千金冯小青明灯暗投，沦为他人妾室，冷月青灯葬幽魂，却被张岱、冯梦龙等人铭记。正如杭州荒荒所言，一本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浸润了整个世纪的江南烟雨。才女点绛，君子希声。历史之重，载浮载沉，在作家笔下，化为静好面目，白驹过隙，翩然而至。远巷马蹄声，似是故人来。

是不服从故事的逻辑，也不认同。

女性的故事里固然有儿女情，有家事，但是，话语的另一端，还连接着天地、湖海、江河，连接着勇气、智慧、力量。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，如何从女性故事中获得启示，是我在书里试图完成的。女性视角，是一种立场，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。它使我们更丰富，更有独立性，它使我们远离狭隘和盲目。女性视角的解读，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成为有同情心、理解力的人，更重要的是，成为有质疑能力和批判能力的独立思考者。

女性故事是女性命运的讲述。女性的故事里有女性，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，有山高水长，也有儿女情深。对女人与女性身份的关注，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。这个世界多么丰富、芜杂、辽远，它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、男女对峙。

在这本书里，希望能和更多的读者一起看到、认识、了解无数的她，希望和更多的读者一起想到那句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，那是文学的所以是文学，阅读之所以是阅读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（《我看见无数的她：跟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的30个夜晚》，张莉著，九州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。本文为该书序言，有删节。）

量时间的词语中，最有味道、最富诗意的。作为有限时间的亲历者，作者也有冷峻之语：“等待就是死亡。偶尔的等待是化整为零的死亡。”（《等等》）等待是生命的真空时刻，抽空了目的的等待，会将人变为行尸走肉。

当时间悄悄踱至生命坐标轴的末端，作者从不同角度，进行自我观照，在书中描摹了多幅自画像。《我的新行当》讲作者在年届八十时找到一份贴身保镖的工作，“体重猛增”“食古不化”“头脑冬烘”“铁石心肠”等种种缺点，都成了老饭口中“金钟罩铁布衫”一样刀枪不入的绝妙优点。人到老年，衰退的生理机能还能有此妙用，如此乐观戏谑，令人生出几分敬意。《七五自述》是作者七十五岁时的自我陈述，他将七十五岁拆解成一个“花甲老头子外带一个十五岁的大小子”。拆解之后，与日俱增的年龄变得不再可怕，反而令人期待十五岁少年的青春活力。时间不光为诗人添了几缕白发、几处伤痛，更涵养了他的幽默与智慧、通达与乐观。

人间虽然珍贵，但“太阳强烈”与“水波温柔”毕竟无法永远为人所有。人终有迟暮之年。作者在首首散文诗中，不经意地铭刻下对时间的感知、对生死的感悟。因此，《树的轮回》又可以称为一本生命之书。

森森、《满江红》唱遍大江南北；于谦祠依旧在乌龙潭畔静默，待到春花烂漫之际，继续成为人们瞻仰缅怀之所；南屏山荔枝峰下，张苍水先生祠在净慈寺的钟声里显得更加肃穆幽静。西湖三杰，如能看见如今的盛世繁华，想必也深感安慰吧。

西湖不缺传奇，春去春来，传奇也生生不息。漫步杭州，不经意间，总能与传奇神交。性生放达的苏轼、刚柔并济的陆游、文采斐然的朱淑真、才子李渔、鉴湖女侠秋瑾、弘一法师、多情赤诚的郁达夫、艺术大家林风眠、诗人戴望舒……上千年的文化积淀，历代文人雅士的风韵汇聚成杭州的灵气。

正如杭州荒荒所言，一本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浸润了整个世纪的江南烟雨。才女点绛，君子希声。历史之重，载浮载沉，在作家笔下，化为静好面目，白驹过隙，翩然而至。远巷马蹄声，似是故人来。